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郁汝持子衡

宋存標子建參

宋督撫奏疏

疏

宋儀望

海防善後事宜疏

防倭

題爲議處海防善後事宜以固守重地事臣聞兵法曰制敵之道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頃者倭奴

連踪入犯、該臣與巡按御史邵陞、兵備副史王叔杲、副總兵官黃應甲、親在行間、然後知制倭之道、在乎據形勢、嚴分布、審強弱、定賞罰、則倭奴雖兇狡、驚桀未有不可預待而制之者、昔臣所轄兵力單薄、船隻數少、不能一鼓盡殲、大收成功、此則臣之罪也、臣又訶訪倭情、明歲大舉、雖未可知、而防禦之法、不得不預、該臣反覆籌度、大抵今之備倭、其患有三十數年、間、閩、廣、浙、直、竭兵力以拒遏之、俘馘之、歲費糧餉以百數十萬計、然其爲患卒不能止、而又不能遽處、此

其故何也。夫中國備倭與備虜異。北虜雖強。然界在邊陲。咸可指顧。多寡強弱。皆能預計。倭奴遠隔海洋。浙直閩廣數千里間。皆據海爲守。自倭奴入犯。熟諳內地。每歲約束窺犯。駕風凌濤。倏忽千里。隨其所嚮。莫非入犯之路。非若虜情。尚可訶探遠近。以便防禦。

倭之入中國。固知

其爲患一。夫制敵之法。在審所因。倭奴爲患。患在中

一欲市買。非必志在爲寇。我民之出海外。亦以行賈。非

一專在勾引也。禁海則愈致寇。當以法廢之。可以救。

一其利而不受其害。或激爲仇殺。以洩宿憾。然未嘗敢蓄異圖。以貽大患。

當時計議之臣。慮生地變。乃一意禁絕之。凡發覺者。

罪在不赦。倭奴時負厚貲。抵寧波等處。悉爲奸人所負。怨入骨髓。王直徐海等。遂乘機教引。聚衆入犯。故至于今。中國之禍不能止也。其爲患二。往歲奸民勾引。其爲害止于利取財物而已。自倭寇內犯。前後截殺死傷物故。亦畧相當。詎知彼中部落旣亂。地多荒蕪。頃年倭奴竊犯浙直。利在搶捕漁人。歸至彼中。貨取厚利。以供耕種。今歲則又連鯨入犯。意在大掠。雖被我兵截擊。然被虜脫逃者。亦不爲少。夫捕漁之人。皆浙人也。身旣在彼。心則無日不在父母妻子。故一

人往則添勾引一人。况被往者十百數千乎。臣恐浙直之間。倭奴爲害不能止也。其爲患三。夫是三者爲患。今之謀議之臣。孰不知之。亦孰不能言之。然臣以爲不能遽處何也。臣聞情欲之際。父子不相禁。今中國奸民。利倭奴所有。倭奴亦利中國所有。此其情至易見矣。而所以不能遽處者。則惟勾引之患不能止也。臣無暇論閩廣。其在浙直郡縣羅列。分城而守。雖有奸民。無敢犯禁。然溫台寧波沿海居民。以捕漁爲生。禁之則慮他變。縱之則歲爲倭奴虜掠。被虜旣衆。

皇明經世編

宋督撫奏疏

防倭

三

平露堂

卷之一

則勾引日多。其朝夕積謀。惟恐倭奴之絕意內犯也。以此知勾引之患。決不能止。而閩廣浙直之間。海上防守。臣竊以爲不能一日懈也。卷查上年十月間。該臣將經畧江南海防事宜。逐一查議。條爲五事。荷蒙皇上俯從部議。悉爲施行。續該本兵通查閩廣浙直海防疎密強弱之狀。備言倭奴蓄志已久。防守之計。不宜漫然決事。且江南兵力單弱。尤當亟爲整理。移咨到臣。該臣通行查議去後。今該兵備副使王叔杲會同總兵官黃應甲。復將善後事宜。逐一欸開具揭。

到臣、委爲詳切、除議處兵餉一節、係干地方難處事、理容臣會同巡按御史查確另行外、臣乃叅據條畫、博採見聞、開立前件、塵瀆天聽、倘蒙敕下該部、再加查議、亟賜施行、臣愚不勝幸甚、地方幸甚、

一增設遊兵以定邀擊、照得江南沿海、自狼福北至金山、四百餘里、一望洪濤、絕無島嶼、可泊舟師、近年倭寇突入、勢必登岸、故江南防倭、必以阻截外洋爲上策、今歲抽選各路雙槳唬船、選置遊哨、慣經海道、如名色把總江應晴、及中軍指揮張肇慶等、令其遠



泊蒲舉陳錢馬蹟之外其地爲浙直交會之區倭夷必入之徑分據形勢以俟邀擊遂爾成功今議遊哨兵船必須增設請于水陸常官之外添設遊兵把總一員查得江應晴蒙本部推補柘林把總緣本官熟諳水戰乞改充遊兵臨期選委名色哨官六員部領水兵俱聽把總調度每年三月初旬令往蒲舉駐劄南哨陳錢馬蹟東哨黑水落華西哨羊山聖姑但遇倭船出沒相機剿截如或倭勢衆多飛報總兵官遣遊擊督發巨艦水師隨向策應務期殲之初至乃爲

計之上也。

一定船艚以便調遣。照得遊兵把總。既設當加基沙船。增造唬船各四十隻。輪撥福蒼大船二十隻。每五隻爲一艚。每艚福蒼母船一隻。沙船二隻。唬船二隻。當寇未至。俱傍福船。以便各兵休息。有警則遣唬船出洋遠哨。沙船繼之。蓋倭奴慣用小船。兩傍分駕十櫓。搖走如飛。此中與聞。利在犁沉。非沙船不能。但沙船頗大。卽雙帆乘風。追莫能及。今製唬船亦用十櫓。其行又疾。遇打倭船。今其貯裝百子飛砂等銃。火箭。

火砲等項。夾追放打。倭船每見火器攻急。不能搖櫓。沙船即可追上。因而夾擊成功。如遇倭奴撐駕大船。則以福蒼船衝之。可以百戰百勝。但照歲用沙船數多。此中錢糧缺少。勢難打造。民間自造前船。最稱堅利。往年官府雇募。既豐其財。又募其家。兵者民親身。應役。楨具器械。無不精利。官無造舟之費。港有應敵之師。最爲計之得也。邇因兵餉裁縮。募價減省。官司別募。多方規避。惟以朽船鈍夫應數。雖云分布信地。並無益于邀擊也。今歲該臣備知其故。乃聽道鎮挑

選船隻家丁，加以厚犒，懸以衝鋒重賞，故遂藉以成  
功。今議雇募沙船，當照依民間採捕黃魚雇直，每船  
梁頭一丈四尺者，給與銀三十兩，每船用兵夫三十  
五人，聽以家丁應招船價口糧，皆許預支，不煩追呼。  
民爭響應，汛畢仍令歇班，以省冗費。其船兵有功者，  
照例給賞。船戶有材者，查核優獎，仍與冠帶哨官名  
色。有功願紀錄者，一體類奏陞授。且身船既役，于官  
則徭役稅銀俱應照例免豁。如此則人皆樂赴而事  
功易舉矣。

一聯陸兵以防流突。照得外洋既有遊兵各港分守信地。內地已無可虞。但沿海一帶。自吳淞至金山三百里間。寶鎮川沙南匯青村柘林。各相去五十里。皆臨據大海。隨處可登。而青南二所。更當其衝。往年倭寇入犯。此爲巢穴。卽今歲突至。仍在其地。先年各設把總一員。統領重兵分守。蓋重之也。海上承平。兵餉減少。將青南二總裁革。止留募兵百名。相兼軍士。令本所掌印千戶領之。而分屬川柘二總提調。但千戶多係庸材。不能轄束軍士。而把總力專駐城。罔顧提

調兼職，以致險要空虛，策應疎虞。今欲議添官兵，則糧餉難處。近該總兵官奉臣憲牌清查各衛所隱射買閑勇健軍舍，已不下二千餘名。其在青南者，該今新推叅將陳習舊署所印多方教練，遂成驍兵。昔年首破倭鋒，近日又殲突寇，既屢經試驗，今議各挑選五百名著伍，聽臣于閒任將官，或指揮內有才局者，選委各一員專司訓練，與川柘二總分作四枝，參將于汛時移駐南匯教場內，計處營房，把總等官各帶所部挑選精兵赴營團操，教以分合聚散之形，熟其

首尾聯絡之勢，大小汛期，總兵官仍將吳淞陸兵，分番哨守，則南可以策應青村柘林，北可以聲援川沙寶鎮，其金山雖係重地，延灘沙淺，寇船難泊，止令原留官兵，沿塘巡哨，本衛官督兵城守，萬一有急，則叅將調兵合剿，朝發夕至，庶海塘氣脈聯絡，而各堡形勢不孤，權歸一而衆不渙矣。

一覈軍儲以時支給，照得沿海衛所軍糧，舊時虛額數多，每遇撥派，勢豪奸民，多方夤謀，異得肆其拖侵，積棍刁軍，設設私兌，悉以歸其包騙，倉廩空虛，軍士

枵腹其積弊蓋已久矣近該臣牌行該道清查實在軍數照數派徵餘皆扣充兵餉嚴限運納顧有司積習已成奸民宿弊仍舊雖屢經懲究而連侵如前今議各州縣每歲秋收之後將本色漕糧軍儲一槩徵完在倉海防官預將各衛所官軍姓名點定候漕糧交兌之後兵備道預行州縣掌印官聽海防同知兼同各衛掌印官將設立號單許令各所官軍相繼往兌每米一石量加腳價一斗三升以充雇船搬運之費官軍報運到倉海防同知公同掌印衛官掣單驗



收如此則糧長既免盤運之勞、奸民自塞逋負之計、  
刁軍永杜私兌之奸、每月給放、仍照臣案行事例、先  
期呈請號紙、唱名給散、則海濱孤城、俱獲充實、而汎  
米亦可免于收買矣、

一廣資格以需將材、照得人才自古爲難、將才尤不  
易得、舊例推陞將官、止于指揮、曾經保荐者、後漸推  
廣至千百戶、自海上多事以來、始有名色把總之例、  
蓋拘攣常調、則韓白何由致身、破格廣求、卽屠釣亦  
足樹建、自此刻行、而南北疆圉、乘風雲以樹奇勳者

歷可數也。但先年請有部劄有功者，呈請填給，後因部劄不便，軍中自得便宜委用，以致鑽謀多端，名器太濫，物議沸騰，引嫌繫棄，不得已選用世官，使世官材，則亦何事他求。但統袴多柔脆之夫，聞葺鮮上進之志，不得不旁搜博採，以圖濟事功也。今後領兵領哨，除世官有才可用，照舊委用，循資舉荐外，至于草野行伍之中，有素負勇畧熟諳韜鈴技藝者，各將官收錄軍中試驗果當，聽兵備官會同總兵官指實呈請，聽臣參酌成規，方許給劄授以領哨等官，俟著有

勞績。又授以名色千總把總。如果才堪統領。屢立戰功。方行據寔舉荐。與世官一體陞用。夫收錄在將。則因舉用而見將領之賢。甄別在臣。則收事權而革濫用之弊。如此則真材旣收于博採。而倖進者不得以覬覦矣。

一聯浙直以定合剿。照得倭寇之來。必由陳錢等處視風色以爲入犯之路。我直舟師欲邀擊外洋。勢必趨聖姑蒲魯等島。而浙中兵船俱亦駐泊此地。若或彼此不聯氣一心。未免對舟爲敵國矣。預乞本部移

咨浙江軍門。每當春汛。先期會約。嚴戒將士。不許無  
端啓釁。遇有倭船。合踪同擊。如敢自分吳越。爭奪首  
級者。俱不准功。則彼此同心。聲勢益壯。倭寇不足平  
矣。臣又看得倭寇之來。必于小滿前潛伏海島。伺掠  
漁船。近日奸人教之。每歲將搶去烏嘴漁船。照例張  
網。內藏夷人。外雜漁人。以致漁船不復隄防。兵船難  
遽邀擊。今歲入寇。未便全獲。其故由此。且瀕海之人。  
以漁爲業。誠難禁絕。并乞移咨浙江。但嚴禁捕魚船。  
隻定限小滿與大鯨漁船。一齊出洋。不許零星越捕。

以中倭訛。仍行溫台寧三府。遇當出海捕魚。止許改用黃花挑槽等船。如敢違禁。仍將鳥嘴船先期私捕者。許官兵卽拿究解。解內。仍有鳥嘴船隻。許官兵徑行攻打。如此則倭夷既不得伺掠以逞奸。而我兵亦易于辯識而奮擊。將來嚮導自絕。更無侵擾之患矣。一嚴鄉甲以固人心。照得沿海要隘。雖各設有陸兵。然海岸延長。俱係民竈雜居。茅茨相接。若不團練鄉兵。申明號令。卒遇寇突。人無固志。奔走張皇。而內地便爲震動。今各地方已奉臣案驗。編立保甲。合無照

臣經畧江防議于保甲內擇有身家者立爲團長挑  
選壯勇置造器械時常練習每當汛期海防官親往  
犒賞遇有聲息協助官兵分布海塘如有斬獲一例  
照格給賞團保長有功願紀錄者一體類奏陞授至  
于崇明一縣孤懸海中居民散處各沙兵船防守有  
限臣已嚴行該縣操練鄉兵人自爲戰萬一寇勢猖  
獗力不能支飛報總兵官調兵協剿庶兵勢聯絡而  
隨處可制勝矣伏乞 聖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百六十三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上水

華亭

選輯

徐孚遠開公 何 剛愨人

宋徵輿轅文參閱

張心齋奏議

撫遼疏

張學顏

貢夷怨望乞賜議處疏

防守開遼

題爲貢夷怨望邊境多虞乞賜議處以圖保障以永治安事照得全遼爲九邊極東之一鎮開原係遼鎮

東井之一區。三面環夷。兩路入市。在地方全盛之昔。尤宜整飭。况今凋敝已極。雖夷酋警服之。且尤宜防範。况今驕橫已成。若欲立百年之巨障。當修復邊牆。而阻于財力不敷。欲振先朝之餘烈。當蕩平巢穴。而苦于兵馬不支。所據撫處屬夷充實營伍。慎防關市。議定駐劄。修守城垣等件。委係目前保障。懋務。雖該各寺道議處前來。但事關勦鎮者。不能適度。以代謀。事係全鎮者。尤當審時而酌處。該臣等會同覆將前項事宜。虛心查訪。通融計議。雖經略遠猷。當不止此。



而補偏救敝之策似亦殆盡伏乞勅下兵部再加議擬查覈行臣等遵照施行庶孤懸之地可保無虞矣

計開

一撫處屬夷臣等會議得海西屬夷俱在開原東北分寨住牧近日種類漸繁需求日甚不肯至各堡來討酒肉卓面布疋應之則其欲無厭絕之則其釁易生各堡既無官錢每派貧軍輪日管待虜不感恩而軍皆叢怨委當亟處近雖議給官銀猶恐不敷合無將三萬庫商稅鹽課銀兩免解廣寧留作彼中各堡

撫賞之用。仍宜諭酋首王台等嚴禁部落不許無故討賞。及臨邊竊犯。如果不悛。糾衆入寇。嚴行該路將領固守城堡。收斂人畜。臣等調集官兵相機拒勦。大

今奴酋亦屋居。初食也。此蓋夷木色。

築游西諸夷。以王台爲君長。而王台屋居耕食。與行

其奴酋創始。今因其如此。策焉無用。謬矣。

營諸虜。倏來倏去者不同。若大兵忽臨。先將忠順者

諭令安心住牧外。或潛師搗其巢穴。或勒兵絕其入市。未爲不可。今彼雖陽爲橫肆之狀。而實陰懷疑畏之心。安肯舍安居之故業。棄交市之遠利。與我卜未定之勝負哉。蓋必先挫其勢。而後示以恩。庶可保數

十年無事也。若姑息逡巡，任其求討搶掠，勢將何止。其投降真夷，以後俱解廣寧，分投安插，不必再留彼中，潛爲嚮道。至于貢夷入關，薊鎮防檢過嚴，亦足以消其驚駭之心。但束縛太甚，未免怨望。容臣等移文薊鎮撫道，量寬窘迫，行各驛，遍作速應付，毋得刁難。此撫處屬夷之大畧也。

一充實營伍。臣等會議得開原兵馬原額五千員名，俱調撥金復海蓋定遼瀋陽等衛軍餘操備。自嘉靖三十六年後，災歉相仍，死徙強半，雖清勾著伍甚少。

已行三萬遼海衛及備禦中軍守堡等官分造小冊呈臣批發各衛立限提解設法嚴比其各省充發逃軍亦行各衛備造青冊容臣咨送兵部轉行各省清解雖以緩不及事然解一軍得一軍之用若以此爲迂而本鎮又無兵可補何時可填實也其軍門調去

此亦無可奈何

標兵一百八名入衛遊兵二百五十名填實鎮武堡一百四十一名廣寧團練二百三十七名似應發回但鎮武設防尤爲緊要廣寧操練彈壓諸夷軍門標兵及入衛之數若掣回一名另補一名既無可補亦

難議掣。今惟責令叅將郭夢徵備禦姚天與將見在馬步官軍三千三百七十六員名汰其老弱凡馬匹盛甲弓矢火器俱要件件精好人人堪用如有占役影射者悉發操備仍禁科歛勤訓練使軍容整肅士氣奮揚雖不添兵亦可振一路之威而寢首酋之謀此充實營伍之大畧也。

一慎防關市臣等會議得先年夷人入市由廣順鎮北二關進入各將隨身器械拘收關門差官軍護送至市仍送出關近年大邊圯壞市圍低薄無復限界

若防檢少疎。卽隨便進入。夾擄牲畜。該臣先已行令修理禁戢外。合無再行該道及將領備禦等官郭夢徵等。宜諭各夷。仍照關口魚貫而進。弓箭腰刀。不許帶入。各官選差千把總官。帶領全哨兵馬。往回防送。其圍墻低薄者。務令堅築高厚。查照廣寧規制。足爲出入之防。如有因循退縮。推委誤事者。輕則提解細打。重則參奏革職。此慎防關市之大略也。

一預議駐劄。臣等會議得開原挺出虜穴。背陰山一線之路。聲援易阻。揆度地形。兵馬委不可輕出。若無

故調之瀋陽等處全遼有事開原最不易守所以先被。則開原之望絕矣。嘉靖四十五年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李叔和題議參將兵馬防冬于中固城駐劄兼防南北無事仍住開原今查中固去開原纔四十里兩處應援似爲穩便合無今後防冬非遼陽有重大聲息及開原的無警報不許輕調出境其本管地方如鉄嶺等城堡有警自當赴援難以別議此預議駐劄之大略也。

中飭邊臣撫夷疏

撫處王酋

題爲撫夷欠妥懇乞 聖明中飭邊臣宣布以正國體以安邊圉事議照海西建州夷酋屋居耕食密邇邊牆在彼乍臣乍叛在我半信半疑然 累朝不忍

蕩平邊臣不行驅逐者非力不能也蓋彼以貢市利

遼東前參 遼土人利于互市不與各鎮同

于內者十之三四遼人以交易利于彼者十之七八

且賞費取諸市稅既不請及帑銀賞數限有定名又

不增諸額外于懷柔之中寓羈縻之術各邊之禦屬

夷未有善于此者但相沿日久狎侮日滋少有忿爭

一宋段兒皮亦四 年時副帥趙

卽肆狂逞建州夷首王杲恃朝廷決不肯加誅知邊



臣決不敢輕勦。又知邊人互市規利。決不肯閉關。故

究貪儲有以生其心也

始而假索降以入掠。繼而借備禦以爲名。雖陽爲驕

悍之狀。實陰懷疑懼之心。及奉欽依。允臣誅剿。遠近

非蓋益張形勝英觀章奏也當時

喧傳。諸夷駭畏。部落皆日夜號泣。賊首皆逃徙深山。

李氏在邊實爲羣夷所畏故勦命甫下而王酋駭

王杲欲負固自守。則營寨易攻。欲竄身他方。則家貲

迫矣

難弃。既恐鎮兵之搗巢。又防警夷之執獻。乃時時叩

關。急急請罪。斯時臣等計議。此賊勢窮力盡。若督兵

往勦。當成獻捷之功。但見奉欽依先撫後勦。若不撫

竟勦。是違旨恣行也。夷既求附而又勦。是殺降貪功

也緣是准兩道往撫。當撫之時。夷人恐我誘殺。心懷疑貳。故二酋不敢入關。人口未卽送入。旣撫之後。除走回一十七名。口不計外。通共送還人一百十九名。口數十年來。未有鹵出人口。一皆生還。如此之多者。况官軍斬首七十二顆。威已遠伸。撫賞用銀止于二百。費亦不濫。邊圉已寧。事體似妥。所據酋首王台王杲。相應遵奉欽依。分別議處。查得王台先曾執獻逆夷。年年並未入搶。今又送還人口數。已順而又順。似應賞賚。以堅其慕義之心。王杲雖曾入犯。久已服辜。

今又送人口數多。始逆而終順。似應免勦。以開其歸正之路。伏乞勅下兵部。再加酌擬。將王台議加賞賚。將王杲姑免議勦。仍照節年舊規。俱准入貢。一以彰天朝好生之仁。一以寢諸夷觀釁之念。庶諸夷旣畏天討之森嚴。又感天恩之浩蕩。地方後患。可以永弭矣。

通民盡數歸順疏

通民善後

題爲通民負固日久。仰布天恩。盡數歸順。海島悉平。永拔兩鎮禍本。事爲照天下之患。養成者。甚于激

成平患之方。既亂者難于未亂。今島民潛住已非一

是若爾時。撫按留心緝捕。郡縣加意招來。何至隱

日節年爲害。尤非一端。始本負罪以逃。生後敢負險

成大亂

以怙勢。每糾衆駕船潛赴登萊行劫。彼中奸民乘機

爲盜。莫可究詰。一害也。兩鎮逃軍逃民。殺人亡命之

徒。利其遍送。趨爲淵藪。二害也。沿海居民捕魚爲生。

多被搶斂。甚至沉其人于海。而斂船以歸。不敢赴官

司告訴。三害也。朝鮮相去甚近。每劫其財物馬匹。公

然赴州縣變賣。不敢緝捕。四害也。逃軍半渡中流。盡

奪行資而沉之海。在遼以逃。伍行原籍清勾。在原籍

不知生死、五害也。先議起發。未有一人敢至其地。敢交一言者。此起發之說。不可行也。後議兩鎮發兵夾勦。但彼以逸居島內。我以勞趨海中。計島三十餘處。非官兵萬餘不克。非巨艦數百不濟。工費之多。糧餉之耗。固不可勝紀。卽舟師近島。彼豈肯束手就縛。且此輩習於潮汛。鑿舟焚舟之事。慣習已久。我軍一挫。官船官兵俱歸覆沒。卽使力能盡勦。但叛逆未甚。而玉石俱焚。上虧朝廷好生之德。下傷數千無辜之命。此夾勦之說。不可行也。又謂止空嚴加巡邏。來則

防捕去則勿追不必與較然各島物產甚多贍養極

便今盤住未久處置已難若年復一年轉相依附雄

遇來革盜類數十萬延募十餘年卒無大效猾者出

長一出號召爲亂如御史周詠所言浙直滔天之患

而主之真聖朝之根也

安保必無况聖明在上威如雷霆而使逋逃有衆

南不屬之山東非不屬之遼鎮可乎但此輩盤據海

洋年深人衆治之過急是促之使亂也付之不問是

縱之爲亂也待其大亂而圖之其難有百倍于今日

者矣故揣時度勢必使盡數招回方得永無後患但

其往撫也宣諭失機則褻威而辱命風旣不穩則覆

衆而喪生。因選差都司蘇承勛入島招諭。及行苑馬寺卿朱奎。今代事僉事賀溱。巡察海道副使楊家相。備倭都司姚天與。協力催督。今不出數月。盡數招回。凡房室井竈。及碾磨居食所需之物。俱蕩平無存。不加一刃。消數千里。根據之憂。不戮一人。平數十年癰腫之患。伏乞勅下兵部查議。將各官分別陞賞。以勸有功。再照患每積小成大。謀當謹始。慮終登萊沿海諸島。舊有州縣。奸民始利遼人交易。繼留遼人潛居。一人勾引數人。一島蔓延數島。兩地官司。容隱推諉。

坐視因循。養成厲階。幾致大亂。今雖蕩平。若責成不專。禁緝不密。恐日復一日。又蹈前轍。臣等反覆思善後之計。其議有四。一曰專責成。查得登州都司。今改都司。金州守備。原爲備倭防海而設。近倭寇絕跡。而島民初平。似應不妨原務。悉令管轄諸島。每當三月。六月。九月。約日登舟。量帶兵卒。徧詣各島。搜捕一次。每月委官搜捕一次。如有一人一家。在島潛住。卽擒拿到官。照謀叛未行。擬以重罪。如敢拒捕。許官兵登岸。殺死勿論。如登萊人先在島勾引。臯坐登州都司。



遼東人逃至島潛住。臯坐金州都司。仍將此項入  
勅書以便遵守。其遼東苑馬寺卿山東巡察海道副  
使亦要時時稽攷。各島有無居人。分別功罪。歲終呈  
報兩鎮撫按。以憑舉劾。庶各官不敢推諉。而島民不  
敢逃匿。一曰嚴防守。金復兩衛地皆瀕海。如石城廣  
鹿長山諸島。皆衛所額地。去岍遠者二十里。近者不  
十里。見有軍餘住種。納辦根差。衛所官亦不時赴島  
催徵。與登萊遠島不受官法者不同。除將島民安插  
各衛城堡外。內有男婦不及一千。原係前項島內。舊

有田產親族者。若一槩勒令登岸。恐居食俱無。相將就斃。合無將前三島各建公館一所。移本衛官一員在內專住。如守堡官之例。編島內舊軍爲保首。以新來者附之。凡徵糧納差。俱屬本官鈐束。本官俱聽金州都司節制。但有辜犯及謀逃別島者。拿送苑馬寺擬罪。以絕再逃之望。一曰加存恤。島民初歸。攜老扶幼。家口衆多。貧病相仍。極可憐憫。臣已行于金州倉庫。照人口多寡大小。量給銀糧。又將原遺房田。許其取贖。近雖相安。但各衛補軍幫軍買馬養馬之費。俱

照例照丁出銀此輩初到居產且無安能辦納又畏  
衛官追究已往罪過疑畏靡定合無先給印帖准免  
以後雜差十年其已往罪犯不分輕重遵奉隆慶六  
年詔書悉與宥免以廣朝廷浩蕩之恩以慰各  
丁生還之願。一曰編船隻查得國初山東俱以本  
色餉遼故通舟楫今山東本色既不可卒復則海運  
之說必不可行若兩處私船不禁是仍開遞送之途  
也合無將海岸民船每隻不過盈丈每口不過三隻  
令其搬運米薪捕採魚蝦仍編立字號籍名在官。且

夕聽島官查點。見今私船大者給與官銀。改爲官船。別爲印記。聯繫海岸。專管看守。以備公差巡島之用。

小者照前留數隻。其餘悉行劈毀。如有不行告官私

太祖有寸反不許下海之制

造船隻者。賣者買者。枷示本地。原船入官。其餘歸併渡。以申嚴議察。設立保甲。禁革科歛。撲給荒田。修復墩堠。及未盡事。臣等見今應行者行。應禁者禁。不敢縷縷條陳。以上瀆天聽。至建都司衙門於登州。見奉欽依。議有次第。但今島民已歸。似應停止。以省勞費。併乞勅下兵部。通行酌議。題覆行。

條陳遼東善後事疏

增 蔡六堡

題爲條陳遼東善後事。以備採擇事。該臣親詣邊

此原在李成梁出勦玉果大捷後

外寬奠地方。詢察虜情。相度時勢。比至其處。露宿三夜。見四山環抱。土脈肥美。事難中止。工必當興。臣會同薊遼總督楊兆總兵官李成梁。議照禦虜以收保爲完策。守邊以城堡爲室家。但修工易而底績難。補修易而創修難。在內易而鄰虜爲尤難。若奪虜故地。展拓封疆。塞虜咽喉。創立城堡。不啟釁端。永成藩屏。則難之又難也。險山等舊堡。自嘉靖四十二年添設

參將之後、緣地在腹裏、去邊甚遠、建州環住夷酋、生齒繁多、醜類強悍、既據十岔口、以爲出入之路、又占寬奠子、以爲圍獵之區、兵馬旣不敢出邊、丁夜亦不敢出哨、王杲等部肆掠于北、兀堂阿住古准塔等部肆掠于東、如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從十岔口進入、攻陷洒馬吉堡、四十五年二月、從十岔口進入、搶圍險山等堡、隆慶元年、從十岔口進入、搶掠靉陽等堡、四年八月、從大柞口進入、搶江沿等處、他如草河等堡、地方人畜、被其搶掠者、難以悉數、險山地曠、兵寡

既分防不周。廣寧遼陽官軍。又一時策應不及。若任其蠶食。遼陽之東。將來當爲無人之境矣。且內地砂磧不毛。軍士遠出百里。糴米負薪者。多因而逃伍。不返。再遲數年。不惟養成虜患。滋蔓難圖。抑且內變潛生。該堡坐困。該總兵官李成梁。昔任險山叅將。卽巡展各堡。于寬奠子十岔口。當時上下疑畏。推諉不行。萬曆元年。具呈閱視汪侍郎。始題奉欽依。准將險山等六堡。移建于寬奠子十岔口等處。但此地周圍環抱山林。中間寬平膏腴。在邊外二百餘里。係夷人必

爭之地。方謀修工之始。或曰虜聚將攻鞏陽。或曰虜謀入犯遼陽。不惟虜以奪利積憤。時肆竊掠。且邊人以遠役爲苦。紛出怨言。雖河東文武各官畏難憚勞。亦多方訕謫。或嗾軍告停。或匿名投帖。又每舉往皆撫臣激變遼軍之害。以嚇臣等。及工役稍有次第。忽值王杲執殺游擊裴承祖于遼外。皆自開原至遼陽。自將領至屯民。在在煽動。人人自危。該巡按御史覆題請止工。臣等亦且疑而畏之也。于杲若主持不力。防慮不當。方奉旨而卽停。纔舉工而忽輟。軍夫一放



不可復聚。銀糧已散，不可復收。不惟輕信流言，坐失  
事機。且示弱外夷，反以取侮。于昔加臣等以背違

明旨之罪。法固當然。而地方之後患大釁，終將不可  
收拾矣。乃總兵李成梁提兵親赴地方，定立基址，大  
勢已成。臣又巡閱彼中，曲爲諭處。叅將傅廷勳不避  
艱險，挺身力任其事。分兵以防隘口，列柵以爲木城。  
夷酋窺探者，諭以禍福。量加犒賞，無不傾心聽命。遣  
子入質，不敢擾工。臣等恐夫匠遠涉窮荒，裹糧不便。  
行分守叅議翟繡裳、戶部管糧郎中張崇功，議運本

色與折色間支。又見軍夫居食無依，勞瘁多疾，定立期限，使之輪番赴工，恐委官虛捏工程丈尺，又發樣

尺以稽高厚，又發印簿以查銀糧出入。既而搗平王

杲堅巢，虜勢益孤。去年又執杲獻于京師，虜膽益落。

杲執而遼無事矣。其謀築堡似為虛設，豈情王台耶。

故三年之間，諸夷歛戢，內外無虞。俾六堡巨工，盡數

完報。及查應用錢糧，原議廩蔬鹽菜銀五千八百八

十六兩，口糧米一萬八千九百石。節因夫匠屢告食

用不足，該臣等會議，每夫日加米五合，鹽菜銀二釐。

該部覆奉欽依。共該加銀二千八百八十兩，米七千

二百石俱在前項銀米數內樽節支放如有不敷另行請討今實過錢糧亦無侵冒及查得嘉靖中大同修弘賜等土堡五座近在鎮城當時以爲其事甚難其功甚偉今創修六堡惟孤山爲稍近若寬奠堡去舊邊二百里之外在萬山之中五堡出峙相去迨數百里奪虎穴以爲內地之藩籬據羊腸以塞東胡之孔道山澤之利無窮贍養之資甚便數年以後軍餘之生聚者當十倍于今日也且費半省于原額工速成于二年南捍衛所東控朝鮮西屏遼瀋非拒強胡

蓋全遼屹屹之巨防、國家永永之大利也、乞勅兵部查議題覆、轉行閩視大臣、通行覈勘工程有無堅固錢糧有無虛冒、其前後効勞有功文武諸臣、分別叙錄、逕自具奏施行、得旨、旌賞張李同、

司農奏疏

題停止加派買辦銀兩疏

停止買辦加派

題爲懇乞 聖明停取額外帑銀以遵 祖制事、八月初一日該臣等查照節年額例、令郎中蔣三益等赴內府承運庫會本恭進秋季金花銀二十五萬兩

奉 聖旨這金花銀着遵前諭添進五萬作買辦應用永爲定例不許抗違。欽此。臣等欽遵照數借支太倉銀五萬兩。恭進外。但銀踰舊。似不宜著以爲例。以質辦爲名。尤不宜定爲永例。臣等若緘默不言。俾

神祖初年內費頗浮以聖母在不得從儉故也

皇上恭儉之德。無以垂法于將來。 祖宗畫一之規

因而破壞于一旦。臣等失職之罪大矣。查得金花銀一百萬兩。坐派蘇松常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廣等處額外難以一毫加增。每年四季分進。各二十五萬兩。額外亦不能以一毫加益。此係 祖宗定制。 列聖

皇明經世經

張心全集  
卷之一

止買加派  
共

平露堂

相傳率由不變以上用有常經民賦有常數也我

皇上登極七年恪遵祖制每年季進金花銀兩俱

仍前數未嘗少增今年夏秋雖加五萬爲買珠寶暫

用非正數也茲又加添五萬視之舊例已違而又永

爲定例是祖宗以少爲例而皇上以多爲例傳

不爭加添而爭定例亦爲得休

之天下書之史冊何以慰臣民之望貽啓佑之謨哉

及查往年金花銀兩不敷借過太倉備邊銀至二百

二十二萬四千七百餘兩今年因夏季金花銀不足

借過大倉銀二萬三千八百兩又借過買辦珠寶銀

五萬兩俱未補還。今若季增五萬。一年當增二十萬。十年當增二百萬。民賦既不可加。太倉又無可借。年復一年。後將何繼。近查太倉銀庫。一歲之所出。多于一歲之所入。各省直地方銀糧。奉詔蠲免。水旱停徵。因事奏留。不可勝計。額內取用且不足。溢于額外何所措處。今天下雖稱無事。而淮揚之民。陷溺數千里。漕河之役。工費百餘萬。見今議折糧銀。以蘇民困。浙江平地湧血。南京雷擊禁門。災異頻仍。必有顯應。萬一有不測事變。重大費用。太倉匱乏。何以支持。又查

得實辦應用各庫俱有額設正項銀兩若實辦取于  
太倉則額銀作何支用仰惟 皇上富有四海尊養

聖母備物竭誠豈可惜費但帝王大孝在於體親儉

約之心以垂闡範此是當時辦之事聖母訓育聖躬在于身先儉

約之德以永徽音固不在增金加費而後爲孝爲慈

也晉伊尹告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以儉德爲

永圖則以侈用爲永例不可也唐臣李絳不進羨餘

恐生其君侈心羨餘且不可進况庫無餘金加于額

外尤不可進也臣學顏一介寒微荷蒙 聖恩叨陞



今職雖不敢擬尹之陳訓于君，亦當如唐臣之不敢  
妄進，受事旬日，備查往牘，上稽祖訓，中外所費，有  
咎無今有。前約後浮者，不可勝紀。方欲力裁冗耗，悉  
還原額，以少裨皇上節用愛人之治。今季增本無  
之銀，定爲永遠之例。始于皇上用臣之日，甚非臣  
所以事皇上之心。尤非皇上所以任臣之心也。  
若不仰干天聽，速復舊規，致損皇上清心寡欲  
之德，是臣下負此心上負恩遇，不忠不敬之大者。即  
罷斥猶有餘辜，又安用臣爲也。伏望皇上查遵

祖制俯從臣等所言，至今年冬季，照舊仍進二十五萬，如遇買辦應用，偶有不充，雖暫取用不著爲例。則皇上儉德垂於萬世，仁恩覃于四海，而臣等糠曠之罪亦少逭矣。

覆太監王效等題坐派召買顏料疏

停買顏料

題爲急缺顏料，不敷供應事。該甲字庫太監王效等題奉 聖旨：該庫錢糧缺乏數多，着戶部議處來說。欽此。看得甲字庫物料俱備御用，一件不可缺，一貴不可遲。但歲派雖有定額，徵解多不依期，費少則用

自有餘費侈則用自不足恭睹先帝遺詔凡內府  
錢糧加意節省用自有餘不惟額外之供盡行停派  
雖額內之數亦多減裁我皇上登極一詔亦將不  
急不經之費盡行停免故今海隅蒼生共戴如天之  
仁而久享昇平之福但數年以來各項浮費有管減  
而今復舊者有前少而後反多者又有管本無而今  
增者卽如今甲字等庫物料臣等題催參究之疏月  
無停贖撫按奏報起解之文歲無虛肯比入各庫視  
之甚輕耗之甚易而不知民商供應之甚難也以小

民解納言之。田無遺畝。寸寸起科。戶無遺丁。人人納  
價。有里胥需索之費。有官司領驗之費。本處不產。則  
赴買別省。本戶不足。則稱貸他人。及物料幸完。又有

教諭。頗盡民間之役之。古

裝盛搬運之費。有雇覓車船之費。沿途有寄頓之費。  
至京有保店之費。入內府有門欄之費。交內府有鋪  
墊之費。各衙門有投批銷批之費。如驗閱不堪。復行  
退出。舊料既置于無用。又告回原籍。另行易買官司  
○住○社○以○此○破○家○。恐違限而刻期嚴迫。小民畏刑責而變產賠補計費。  
十金方可完。內府之一金計完數起。卽傾中人之數。

產自商人召買言之。京師萬衆殷實雖多，但各衙門品官例得免商。至同族親識亦皆影射，惟取一二貧瘠者逼認爲商。恐其侵銀，必俟完納方給原價。中間運送鋪墊之費，皆在正價之外，故始而報名在籍，率疾首乞哀，旣而領單到手，則捐貲賠納，應役一二年而身家不保者十之六七。然民間輸納，猶係正供，不時召商，原非定例。查得節年坐派本色，有奉詔免徵者，有因災帶徵停徵者，原派本色，有解到折色者，係發太倉濟邊之數，後因本色到遲，偶不敷用，間行支

太倉召買本以佐解納之不繼、抵坐派之原數、非召買在正數之外、尤非謂各庫物料已足支用、年年亦行召買也、及物料入庫之後、支用多寡有無、臣等不與聞、科道不及察、皇上勞于萬幾、亦不暇問、監局

措詞、頗難

諸臣皆廉慎將事、無不正用正支、而匠作人等冒開冒用者、亦不爲少、卽如後開物料、甲字庫實收七十一萬、五百九十一斤一十兩、丁字庫實收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八百零三斤、供用庫實收一百一十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一斤、豈銖兩盡爲御用、一器一用

之費豈必用皆百千萬斤中間寧無一二虛冒之數  
若干應用之內細加清查應取之時稍加裁減則內  
府省一分民受其惠者常十分朝廷省一分民受其  
惠者當百分也伏乞 皇上遵 先帝加意節省之

言憫內外民商輸納之苦勅各監局將御用器物應  
創作者量爲停罷應更新者悉從省約仍遵欽依每  
歲備將物料分別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各數具揭進  
呈如遇該置造某項器物若干應用某料若干亦揭

開實數恭請

御覽仍望

皇上特厯聖問一一查

明准與支用，如不係御前急用諸物，即時酌行停罷。謹將甲字庫、丁字庫共用庫額派并節年解納召買物料，已未完各數開坐于後恭備。聖覽其甲字庫

今題物料價值，貴重如紅花、白萬曆元年至今已召買過一十萬七千一百六十四斤，銀珠已解納召買過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六斤八兩，與各色物料解納召買爲數居多，似亦足用，但該庫又題稱缺乏，合候命下，臣等先行召買銀珠一萬斤，明礬一萬斤，槐花一萬斤，紅花一萬斤，藍旋一萬斤，五倍子五千斤。



碌礬五千斤，黑鉛一萬斤，水膠一萬斤，黃丹一萬斤，  
光粉五千斤，礪砂二百五十斤，送庫應用。其餘陸續  
召買，前有已出單未完者，拘令商人速納。各省直拖  
欠者，行各撫按官嚴行司府查照本折舊規，催併速  
解。如再遲延，容臣等指名參究。

題停取帑銀疏

停取帑銀

題爲恪遵 明旨，乞 賜停取帑銀，以光 聖孝事。

該司禮監太監馮保等傳奉 聖諭，諭戶部光祿寺

江陵常因事，事樣切，獨內用，小浮全不進，言補極。

朕惟 聖母聖節，例該賞賚各項恭祝萬壽無疆。又

三月，經世系

以事關

聖母不便

卷之一

且馬

保所

不樂故也

朕三妹婚禮，合用裝奩賞賜等項，見今內庫缺乏，朕曾諭太倉銀不可動，今則事不容已，姑着進十萬兩來，光祿寺進十萬兩來，欽此。臣等竊思茲當一陽長至之候，正值聖母慈聖皇太后萬壽之辰，皇上酌取太倉光祿寺銀兩以爲賞賚，又備婚禮裝奩賞賜之用，一以恭延聖母無疆之壽，一以仰體聖母深愛之心，臣等分當欽遵，何敢異議。但自古帝王之孝，在于萃萬國之歡心以爲悅，而不在滋無窮之侈費，在于垂萬世之徽音以爲壽，而不在飾無益之

虛文。聖諭賞賚諸費，雖事不容已，而取及帑銀，既違明旨，又踰舊制，似于皇上大孝，不無少損。臣等事關職掌，實不敢隱忍不言，甘蹈失職之罪。查得萬曆六年八月內，該本部題爲懇乞 聖明停取額外帑銀，以遵 祖制事。乞停止季添買辦銀兩，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已有旨了。欽此。又該戶科都給事中石應岳題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節財省費，朕豈不知。但今宮中用度，委與先年不同。額外之取，甚非得已。已戒諭內監，加意撙節，務有餘剩，待數年之後，積

貯倘得稍充卽行停取仍復舊額戶部知道欽此自  
萬曆六年至今八年除正數三百萬兩外已多進五  
十萬兩臣等擬于明春遵奉前旨將額外五萬乞請  
免進今又取至十萬是不惟不能搏節于前而更增  
濫費于後仍復舊額明旨將能取信于天下乎又查  
得萬曆八年二月內該司禮監傳奉 聖諭朕謁陵  
應用銀兩內庫缺乏太倉太僕俱不可動惟光祿寺  
係朕節減膳膳餘積的着進十萬兩來用欽此臣等  
看得太倉銀兩內備京軍數十萬之食外供邊兵數

百萬之需嘉靖末年不滿五六十萬自輔臣奏行考

工竣焉之也

成之法將二三十年積逋嚴行清理催督故今太倉所儲視之嘉隆間雖稍有積餘若視之國初不十之三四耳然撫按因此罰俸有司因此降斥小民因此空竭自萬曆七年之後舊欠無復可追太倉漸以告匱年復一年入愈少而出愈多安可以今日不至甚乏而取用無節也往虜爲邊患歲發至四五百萬今虜就羈縻兵馬免調芻糧有經猶可少支目前倘虜叛盟如今十月大舉入犯遼東邊臣告急征調飛馳

則太倉所積不一二年支盡矣。况近日夜有彗星。晝見太白。承平日久。天心示戒。或有非常之變。不肯之需。其將何以接濟也。前 皇上以謁陵重典。謂太倉銀不可動。中外臣民罔不仰誦 聖明。爲國脉根本。遠慮。今又取及太倉。豈賞賚左右。重于謁陵之典乎。頃蘇松淮揚等府。及河南等處。撫按各奏被災小民。栖身無所。餬口無食。至于父子夫婦流離載道。相將就斃。奉旨下部。臣等不敢破格諫免。誠思歲用不可少缺。在外少解一分。則在太倉少收一分。今銀至十

萬費之宮闈爲甚易，歛之閭閻爲甚難。皇上奉天

子民，奈何不軫念貧民，少節冗費乎？先聖母爲

皇上祈胤，遣戚臣恭祀名山，止給路費，恐其馳驛擾

民，今此十萬金者，皆民之膏脂也。若聖母念民艱

當恤，必惻然不安于心，而豈忍于頒不繼之賞耶？又

查得往歲聖母壽節，並未取及帑銀，今年十月二

十二月，已進金花及買辦銀三十萬，曾不數日，即稱

兩省六刑尚驅馳已

缺乏，雖御前賞賚不可少靳，亦不應用之甚多。耗之

見以補衮缺

甚速，至于如此也。今年十二月應進三宮子粒銀六

萬餘兩。明年春又該進金花銀二十五萬。雖內庫暫缺。稍俟前銀進用。亦不爲遲。何前銀之進未幾。而取銀之旨又亟下也。三公主成婚禮。裝奩賞賜。誠不容已。然考之會典所載。公主冠服數有定額。費亦不多。自祖宗以來。並未取及太倉銀兩。今選婚纔二日。卽取銀數萬。以供粧奩。不惟有違舊制。亦非所以謹始而訓儉也。管伊尹告其君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臣等所言。雖有逆于聖心。而壽親惠民之道。實不外此。伏望皇上



俯鑒臣等愚忠、恪守前日疏上得旨、將太倉銀十萬兩、悉

計著光祿寺取十五萬兩來

免取用、如果內庫缺乏、候至十二月及萬曆九年春

將子粒金花銀兩、依期照數恭進、則國計不虧、御用有節、聖母之壽、益衍無疆、皇上之孝、推及于無外矣

題免雲南加增金兩疏

雲南加金

題爲懇乞 聖明俯免增金、以昭儉德、以蘇遠方民困事、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該本部將雲南布政司差官管解足色金一千兩、九成五色金五百兩、八成色金五百兩、共二千兩、送內承運庫交收、奉 聖旨

這金進的遲，還着彼處尋買九成五色金五百兩，八成色一千兩，通共四千兩，限八月初旬進爲例，欽此。臣等查得萬曆二年以前，雲南每年二次進金二千兩，三年九月十七日進一千兩，十二月十二日又進一千兩，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并進二千兩，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進二千兩，六年十二月初四日進二千兩，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進二千兩，八年十二月二十日解到金二千兩，本月二十五日進訖，臣等因解到甚遲，恐悞年終恭進，催行撫按將今年金二千兩

千十一月初旬差官領解到部視之近年若爲早視  
之數年猶爲遲撫按官及臣等委有遲緩之罪荷蒙  
皇上不加譴責定限每年八月解進臣等不勝感激  
卽當欽遵 明旨行文彼中照數尋買但查得雲南  
地方夷民雜處土多不毛我 太祖初定中原各省  
直俱派起運內庫錢糧獨雲南悉與免派後有獻鏤  
金床者又命亟毀之此皆怙冒萬里之深仁昭垂萬  
世之 聖德誠 聖子神孫所當恪遵而不可忘者  
列聖相承惟 郊廟祭器恭上 徽號及冊封中宮

親王例該用金數亦不多故四海常賦十庫正供備查舊案並未有歲派解金者至嘉靖初年始進金一千兩十三年以後加成色金一千兩後奉嘉靖四十五年及隆慶六年詔書又將雲南採取金兩停止是

熟于典故然後可以論事

進金原非一定之例也今奉旨于二千兩之外復加二千考之祖制既非正供又著爲例尤出額外據撫按奏內金雖解于雲南原不產于雲南因本部行之布政司該司責之府州縣徧將居民僉編金戶每數家幫貼一名每一名派金數兩非買于土夷則買

于鄰省奔走數千里之外，尋問數百家之中，積釐成言之別，然可勤分，積分成錢，經年累月，奏足一兩，因內多散碎低假，主聽

必外加數兩，鑿煎數番，方敢交官。及司府試驗成色不足，復令倍加，再行傾銷，務求足色。計一金之所費，蓋不止于數金也。價銀派于稅糧差發等項，每金一兩，給銀六兩五兩，鋪戶私自包賠，多至二倍三倍，故一金報完，而金戶中人一家之產已傾矣。至于等候防護之費，沿途遍送之費，又必銀數十兩，方致金一兩。及委官解到部，恭進御前，交付該庫，雖止有此數。

若前項收買之難。包賠之苦。陛下深居九重。豈盡知之乎。節年所進。庫中有無存積。臣等雖不及知。但未聞不敷支用。而驟加一倍。若以爲預備郊廟祭器。則節年神庫所貯。一一見存。若用備非肯賞賜。則每年進金花銀一百萬兩外。加買辦銀二十萬兩。已爲有餘。惟宮闈增造首飾。歲所必用。若量一年之所入。自足爲一年之用。似不必倍取而後足用也。管高皇后聞輸元府庫金寶至京。奏太祖曰。貨財非可寶。帝王自有寶。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侈生。國家不

同其理無二。誠恐驕縱生于奢侈，危亡起于忽微。故伎巧爲喪國斧斤，金玉爲蕩心鴆毒。詳味斯言，誠萬引高后以例聖母也。

世母儀，婦道之懿範也。今增造首飾，耗之甚易，不過侈一肯之，美觀買金遠方，括之甚難，皆係百姓之膏脂，且分外加派，又無停期。年復一年，有司追收急迫，小民出辦不前，弱者轉徙，黠者生變。上夷乘機構釁，有如往歲，調兵防守。於肯倍煩，朝廷處置，聞雲南數遭旱災，年荒穀貴，一金止易粟一石，因道里隔遠，撫按未敢奏聞，臣等欲議加賑恤，以彼中庫藏空虛，亦

未敢瀆請。今復增派金至二千兩。仍前四千兩。計之  
每年該派價銀四五萬兩。前 皇上軫念蘇松災傷  
特發帑銀七萬。以活飢民。奈何加數萬之銀于災傷  
之地。而忍視萬里呼天之赤子乎。且事必干係國家  
之典章。與生民之休戚。一皆議定。世守不刊。始謂之  
稱之爲例。則其害不止一省。  
例。今取金非惟正之供。加派非惠民之政。著以爲例。  
後世何觀。况內庫供用之數。節年漸踰于舊例者。不  
可勝紀。今又增買前金以爲年例。臣等若阿順不言。  
致虧 皇上節用愛人之德。是上負 國恩。不忠之



甚者，臣等寔所不敢，亦所不忍也。伏望 皇上念雲

南民困可憂，思後來年例難繼，將今定金數，俯賜

得旨官甲歲用不敷且著加九成金一千兩進來

停買，容臣等行撫按官將舊進金兩，每歲于八月中

解進，俾南服蒼生詠歌 聖德，遙祝 聖壽，且令萬

世之下仰 皇上恭儉之德，與 太祖先後繼美，實

臣等區區一念之朴忠也。

司馬奏議

止御馬監討馬疏

止討馬

題爲恪遵 明旨，謹停濫討寺馬，以復 祖制事。該

御馬監太監高相等題討馬匹奉 聖旨這馬匹着  
照數給與兵部知道欽此臣等查得大明會典內止  
開本部每歲于北直隸保定等府派取乳馬五十四  
驗送御馬監擠乳以供膳羞之用自永樂至嘉靖中  
並無開有該監討民馬事欵此我 成祖文皇帝開  
創之明例所當萬世恪守也至嘉靖四十五年九月  
本部備查該監馬匹錢糧數目奏請令巡青科道官  
每年查點馬匹草料若干務要明白追究下落著爲  
例題奉 欽依以後不許朦朧奏討自取叅究此我

世宗皇帝嚴禁之明旨所當萬世恪守也。萬曆七年十二月，該本部議得該監奏討馬匹，中間原無征調，又不見開有倒損數目，乞請俯從停止，勅令該監清查釐革等因奉 聖旨，卿等說的是，但朕有事山陵，該監馬匹偶缺，准量給一千五百匹，以後不許再討。欽此。是我 皇上裁革明旨，炳如日星，中外臣工所當恪守者也。今該監太監高相又題請要討太僕寺馬三千匹，竟將 皇祖舊制及近奉 皇上不許討明旨不入本內，以致奉旨准給，臣等查該監所收各

立言殊妙

處貢馬歲額甚多，又益以隆慶元年萬曆三年七年三次例外所討寺馬，至于六千，既無征調騎操，何爲槩稱缺乏。今聖駕謁陵郊祀，計期尚遠，而又輒預增三千，豈真供備。上用不過求增馬一匹，則增一匹草料，增馬三千，則增三千草料，馬愈多而銀愈多，銀愈多而利愈多，情狀昭然，人所易見。及查戶部每年支放該監馬草一百七十四萬束，料四萬七千石，歲費銀一十二萬餘兩，每年俱全徵全給，毫無拖欠，使不通同商人高估價銀，侵費冒耗，盡以芻豆朝夕

餒養則天閑良驥雲錦成羣何至于減損缺乏雖年

久不免老瘦亦空明開的數奏請酌量補給今止求

聚得確實無以飾弊

增馬而不言老瘦開除之數止言馬少而不言扣剩

草料之數不知管牧人負所司何事該監何不一查

究耶太僕寺馬匹專備在內三營在外薊密等鎮不

時請討臣等恐將來不繼每年允給各不過一千餘

匹兌給之後倒損者卽在本軍名下查扣草料追椿

銀入官仍併將官計分數題叅罰治今該監馬匹日

支草料則分釐不少問馬數則多寡不知其老損開

除者亦無人查究下落法行自近而中外不平如此何以服征操軍士之心臣等于去年護駕謁陵見該監馬匹堪騎者不十之一二其癩瘦難勝鞍轡倒籍路傍者甚衆不知歲額草料何用而令御馬至于如此今又增討三千計馬一匹民間費銀三十兩馬至三千費銀九萬兩而起俵寄養草料所需猶不在內皆閭閻小民之脂膏也若如數給與不惟兌軍之馬漸乏而一自入監之後則民間九萬餘金俱付之無用矣臣等叨任兵曹職專司馬惟知皇祖舊制我

皇上明旨當遵，不敢曲徇該監之請，以負皇上委任之重，故敢備陳始末，仰干天聽，伏乞皇上仰思祖制當遵，俯察臣等所言可採，將該監今討馬匹，悉從停止，仍勅該監將見在馬匹，嚴督管領人員，用心餵養，如倒損數多，雖不能如營軍盡法處究，亦宜少示懲責，以儆將來。仍恪遵明旨，以後不許再討。如恭遇郊祀謁陵駕輿侍從，應用馬匹，或有不足，容臣等查照萬曆八年十一年事例，量撥鄰近寄養京營巡

處置甚妥

捕等馬暫用，事畢仍照原數發還，其該監見今所養

馬匹及草料出入額數年久未經清查以致該監每次請討該科及本部即連章執奏緣未有定規故遵行不便合候命下本部移文巡青科道會同該監及戶部委官將在監馬匹備細清查原額若干每年續收進貢馬若干卽今實在若干老弱倒損應補若干備細開揭進呈御覽仍造冊送部以後每年終俱照各馬房事例一體遵行庶皇上之明旨可以昭科古該監馬匹委的不能著照數終此垂于後世皇祖之舊制可以光復于今日而國計軍務均有攸賴矣



止內操疏

請止內操

題爲恪遵明旨、乞罷內操兵馬、以肅禁地事、本年五月內、該本部題止選練內兵、伏蒙 聖旨演習在內人役、原備扈駕、未嘗擾費、所司覽卿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欽此、今扈駕已還、應題請停止、臣等伏覩我皇上恭奉 聖母、扶輦前驅、拜祀陵園、旣伸一人之孝饗、考詳壽域、又開萬世之靈長、且旄鉞遙瞻、烽塵屏息、鑿輿至止、天日靖和、一肯扈從、文武臣工、調防京邊將士、不啻十萬有餘、皆部分齊肅、環衛森嚴、用

不懼怖嵩呼共祝 聖母 皇上萬壽。惟內操隨駕兵馬雖甲冑可觀而怨勞不馴。雖隊伍頗足而進止自恣。及回至涼水河等處。人馬喧爭。全無紀律奔逸衝突。上動 天顏。自萬曆八年以來 皇上四謁山陵。未有內兵不靖。如此之甚者。雖經御史奏聞。臣等至今尤懷惶懼。因思七八月間。每遇常朝之日。百官拱立班行。聞西城喊砲之聲。徹于御座。各官面面相視。不勝駭愕。咸謂宸居邃密之地。震兵戈殺伐之聲。太廟之神靈未妥。兩宮之寢處未安。臣等因奉明旨

止于扈從。又演習已久，必恭順無他，未敢再行瀆奏。今中途不戢，尚未加懲，扈從事完，猶未解散，臣等職掌攸關，不敢以無傷無害而不再一言也。查得舊制京營軍士如遇聖駕躬祀兩郊，始領盛甲于內庫，事畢照數交還宮中，惟長隨內侍許帶盛甲弓矢，此外並無另行選操故事，尤未有給與馬匹任其騎坐馳騁者。大明律載：凡不係宿衛應直之人，但持寸刃入宮殿門者絞，入皇城門者發邊衛充軍。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爲深遠。今若等素非守直之人，半居

皇城之內，槩得常用精緻甲冑、鋒利鎗刀、壯健馬匹、科道不得糾巡、本部不得檢閱、又招集廝養悍僕、少二三名、多四五名、出入禁苑、而不容盤詰、恣睢闐闐、而無敢抗違、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或賞賜不滿其望、或管領不得其人、驟起邪心、朋謀倡亂、譁于內則外臣不敢入、譁于夜則外兵不及知、譁于都城白晝之間、人目之曰此天子親兵也、誰敢犯之、豈惟外兵不能禦、或傳奉聖諭禁止、能令人人皆請罪就縛乎、于時驅之不肯散、捕之莫敢櫻、如臣等前疏所

言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可鑒也。且自古國家理亂之數，外寧必有內憂。今諸邊鮮警，四海晏然，在外似若輯寧，而蓄不逞之兵于皇居近地，恐夷狄盜賊之患不足憂，而將來腹心之可憂者，必自內兵始也。昔周公進戒成王，凡綴衣虎賁，必擇吉士，今內兵中謹畏守法者固多，但衆至三千，豈一一皆良吉之人乎？矧皇上已見其不戒于駕前，安能保其不變于日後？若不及今停止，恐在彼外假扇賁之名，在朝廷漸成養虎之患。臣等見始思終，深切厝火徙薪之慮，至

于靡耗錢糧擾費所司乃近憂而非隱憂也緣是不  
避忌嫌再干天聽伏望 皇上念謁陵典禮已完壽

官吉壤已定此後凡遇春秋兩祭所司照例題請遣

疏上報知然中官以此疏切齒張公編流言于官

官仍速賜宸斷明示臣民將近操內兵盡數罷歸

燕嗾切劘張守業等歌敬御備賴一神祖明察備

原註衙門各認原管職事盛甲兵仗着落巡視監收

得主使教人雜打流言少息張公得免

等官逐件查明交還內庫馬匹三千通發御馬監收

養聽候回備營缺馬勇士領騎以後免再題行太僕

寺復取則禁地肅清永消隱微之患 聖心澄靜益

疑悠久之休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卷終